

岁月沉淀的浑厚气象

——评张昆华散文集《香格里拉草原上》 □张运贵

会战中的威猛、在守卫云南金库时的忠诚、在主管云南盐务时的奉公守则写得淋漓尽致。寥寥几笔,却真实感人、令人敬佩。

张昆华这部散文集中,最具阅读魅力的是《林徽因的龙泉时光》。作者经过周密的实地考察、史实资料查阅、对林徽因作品与书信的阅读,以及对与林徽因关系密切的梁思成、金岳霖和外国友人等的日记、回忆录的检阅,真实、全面、公允、客观地还原了被胡适称为“中国一代才女”的林徽因。她不仅在国徽、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等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她和梁思成、金岳霖之间的关系也被写得饶有趣味。

在写人的散文中,不能不提到《雷漫天人生如琴》这一篇。这是一篇人物纪实,写流浪提琴家雷漫天的悲剧人生。他原先是一个在茶馆卖艺的小提琴手,当云南王龙云发现他的琴艺天才后,主动出资送他到法国去学习,由于他急功近利,放弃了留学,选择了到香港去演出;当他走投无路时,滇军名将龙泽汇推荐他参加了解放军13军文工团。再后来,他染上了一些难改的恶习,只好又回到茶馆去卖艺了。由于吸毒,人不敷出、难以为生时,不得不分两次卖掉心爱的琴弓和小提琴,最后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作者在追寻到小提琴的下落后,曾想购来葬在雷漫天身边,了却雷漫天希望守护在其小提琴身边的遗愿。但是,已无法找到他的墓穴了。整篇作品以小提琴为情节线索,谱写了一个悲剧性格的小提琴手和他那把传奇小提琴的悲情命运。从作品艺术构思的完整性、情节的丰富性、人物性格的生动性等各方面看,这篇散文完全可以称为优秀的纪实小说。

除了写史、写人的散文,张昆华写民族场景与民族风情的散文也很不错。特别是《香格里拉草原上》这篇散文,描写了香格里拉灼都草原上的歌舞酒会。从男人布置篝火、女人摆酒与食品写起,写了男女喝酒的区别、喝酒的顺序以及喝酒的内涵、歌舞场面的壮观等等,作者极其详尽地描写这些场景,将歌舞会的盛况、民族风情、社会交际等融为一体,美妙、温馨、激扬、和谐,令人动心动容。

散文家秦牧曾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有三个仓库:生活的

仓库、知识的仓库、语言的仓库。张昆华的生活、知识、语言仓库的库存都非常丰富。所以,不论他描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凡是涉及历史、文化、诗词、传说等,都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让读者在获得美的享受之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例如他写茶花的两篇散文:《拜访楚雄茶花树》和《人名花红花山茶》,就是其典型代表。

《拜访楚雄茶花树》中,他对茶花树的栽种历史、形态特征、生长习性等知识掌握得清清楚楚,而且将历朝历代帝王、官员、名士、诗人的题咏倾情道出。他在细述了楚雄紫在溪山茶花的来历、发展历史后,进一步史海钩沉、引经据典,将云南省和楚雄各地著名茶花树一一详尽介绍。看了这些如数家珍的茶花知识,你会怀疑张昆华的身份:他到底是文学家还是植物学家?

他的《人名花红花山茶》通过对“昆明有关的名人名花红花山茶”的寻访,揭示了昆明市辖区著名茶花树的栽种历史和诸多史实,特别是诸如杨升庵、唐泰、徐霞客、林则徐、郭沫若、杨朔等人对昆明黑龙潭、晋宁盘龙寺、西山太华寺、华亭寺等地茶花的诗词歌吟的介绍,让我们大开眼界。林则徐写昆明城东金马山万寿寺茶花的诗长达56行,很少有人得知其详,昆华在文章中全文引出,让人饱享眼福。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学术性特别突出。他把生活现实、历史史迹、文化内涵、人物性格、科学考察、史海钩沉等等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作品的内容厚实、内涵丰富、线索鲜明、细节生动,价值多面。这种综合素质是散文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可以说,这是这部散文集有别于其他散文作品的特殊价值所在。

总之,张昆华这部《香格里拉草原上》,对史实的记叙、对知识的介绍、对历史的钩沉、对人物事迹的追忆,严肃认真、细心求证。读者读后一定会感到收获满满。当然,并不是说这部散文就尽善尽美了。在我读来,有的篇章其考证性、历史性、学术性甚至超过了文学性。特别是张昆华的行文语言,太过于严谨、严密、周圆,科学论文式长句较多,不熟悉张昆华文字风格的读者,阅读时,可能一时难以适应。



高山峡谷中的灵魂之旅

——简述何永飞抒情长诗《茶马古道记》的美学特质 □饶峻姝

白族诗人何永飞的长诗《茶马古道记》分为“千年蹄印”、“高原魂歌”、“生命情弦”、“历史血脉”四章,对茶马古道进行诗意的抒写。诗人以古道为经,串联起千年以降各民族厚重而广博的文化历史;以古道为纬,铺展了西南边地人民瑰丽而丰富的生活画卷。将古道文化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审美观照与诗化再现,讴歌和讲述了高原之上与这条古道相关的风土人情与悲壮故事,挖掘和呈现了灵魂与个体生命相连的自然之道和神圣信仰,从而构建自己独树一帜又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审美境界和诗歌抒情风格。

中外诗歌史上出现过很多的“行吟诗人”。他们既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又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何永飞历时两年有余,独自一人走在滇藏线和川藏线上,云南的易武、鲁史、沙溪、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四川的雅安、天全、泸定、康定、理塘,以及西藏的芒康、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方,都见证了行吟者的脚步,承载了诗人的追问。他用双脚丈量古道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经历的苦难也回馈了他用生命参透的真谛。一位年轻的行吟诗人,以天马行空式的纵横捭阖,踏过悠悠古道,从历史的长河中缓缓走来,在游走中触摸诗性的大地,且歌且行,行吟在人神之间。

写长诗难,写抒情长诗更难。因为叙事长诗以人物故事来串联全篇,以情节的发展推进诗篇的完成,总有迹可循。而抒情长诗完全靠内在的情感力量推进,这就需要丰沛的永不衰

竭的情感和巧妙的构思,集短制以成长篇。诗人对古道的抒写,不是凌空蹈虚地高声呼喊,不是直抒胸臆地淋漓宣泄,而是从个人感知出发,通过真切的个人体验展现,尽情地以诗行延展内心的爱。

一切优秀的诗人都致力于追求情感的纯粹与深邃,“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是诗人内在的存在方式,是诗歌艺术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最集中的表达。诗歌内容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来源于诗情,诗情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原始动力,同时也是生活与艺术的中间媒介,更是一种生发感动的内驱力,是一切美好事物之源,一切真理之本,它具有一种引人向善、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从何永飞笔下的文字里,我们可读出诗人对古道的那份博大深沉的爱。诗人怀着强烈感情,一种对于异域文化的热爱、崇敬,甚至敬畏之情,思索、解剖才会鞭辟入里。

诗人相信“真诗乃在民间”,他追寻着马帮的足迹,着力描写举世无双的自然风景,寻觅多民族异彩纷呈的代表性文化,经历其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在游走中寄托个人身世际遇,同时寄寓对鲜活而野性的民间世界的深切体验和诸多感慨。在他艰辛又诗意的生命体验与文字建构中,闪现着现实光泽又跳跃着灵动诗心,浸润着书写者那份潜在的古道情愫。奔腾的河流、险峻的群山,传奇的人生,蜿蜒崎岖的古道都因融进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而凝结成有声、有色、有形、有貌的审美形象,贯注了诗人的个性、经历和人格,同时暗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潜藏

着独特的生命之流。

茶马古道沿途的自然景观是如此之美。山花烂漫,层林尽染,白雪皑皑,长长的马队随着山峦蜿蜒起伏,马蹄声和着驮铃声,伴着赶马人的吆喝声渐行渐远,悠扬高亢的赶马调在高山峡谷间回荡,葱郁茂密的原始森林,湍急奔腾的江河,清澈迷人的高原湖泊,这里山色沉静、水色透明,绝少现代文明的污染,显示出洁净和谐的原生态自然世界的色调和淳朴自然的民俗风情,呈现出清新、明朗、质朴而又沉静、和谐、阔远的风采,是一幅绝美的音乐诗画。诗人受外物感发,“心为物宰,游于象外”,他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那弥漫于宇宙之间的生命感,体验自然山水的生命节奏与韵律,这种体验是主体对客体的直接把握与融合,是主体进入客体并与对象一同诗化的过程。

在他立足民间、紧贴生活的真诚心灵书写中,我们看到了《马锅头传奇》《三江姊妹》《阿十妹传》《古道人家》,人物、场景如此鲜活而饱含诗情画意,一种浩大的生命原动力在这条古道上的绵延不绝,一切都是生机茂密和感情丰沛的。他把现实人生的思考以诗的语言、诗的情绪编织在顽强、粗粝、充满原始力的自然背景中,为一切神奇、健康、野性的自然生命而歌,表现出一种野性之美。

《茶马古道记》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对古道文化现象的展示,而在于诗人对潜藏于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精神的关注与揭示。对古道文化的优长与瘤疾生发刻骨的体验与洞察,从而对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宏观整体把握。他平

静诗歌是打开人类隐秘心灵的一把钥匙,在纷扰而孤单的世界里,能够真正找到这一把钥匙的人大都会爱不释手。在诗歌中我们会情不自禁安顿下自己,文字留下的边界迅速消失,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阂消除。在一首诗歌中露宿,我们内心闪烁,双眼晶莹。因为惊讶于诗歌中真诚的情性和无限神秘的吸附,我们久久不愿离去。一次诗意的栖居就这样不期而遇。

诗歌也像是有门窗的房屋。找到了诗歌的钥匙,词语的墙就被推倒了。无论筑起多么厚实的墙,只要你留下门窗,自有人开启入驻。正如俄狄小丰诗中所述:“墙一旦被推倒/我们都将暴露于荒野之上/无处可逃”。这是人类共同的幸运,也是命运。

是的,此刻的我就是这样留恋不舍,在俄狄小丰的诗歌面前做了近一个月的盘桓留恋。不为别的,只为其中的温暖。这些诗歌风格不尽相同,但基于爱和痛的风味却一以贯之。满怀性灵的舞乡就在背后,依靠大凉山,俄狄小丰诗歌的身影逐渐显现。在这样神奇而美好的时刻,所有的词汇召之即来,揭露我们靠堆砌完成的人生。我们虔诚地接受了大地的宿命,在命运的群山之中,一切确乎漫漶、张皇,变得无处可逃。

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欣喜若狂,并且手足无措。“没有了黑/不神的隐私将无处可藏”,看得见的黑和看不见的黑相互彰显,融会贯通,俄狄小丰为自然和心灵的现实找到了诉说的方式。总是在光明中疲于奔命的灵魂,怎么可以无视黑暗的追逐呢?有人说,坦然黑暗,再一次使我们勇气倍增,从形骸之中得到解放。俄狄小丰没有着力抹去现实的棱角,通过选择性遗忘抬高自己,也没有渲染过往的诗意,企图逃避当下的迷茫。在这种不由自主的抒写和吟哦中,任何形式的展演和修饰都不合时宜。事物模糊的面容也许依旧,但其精神的面目却昭然若揭。我们发现了宽广的存在和真实的力量,这是诗歌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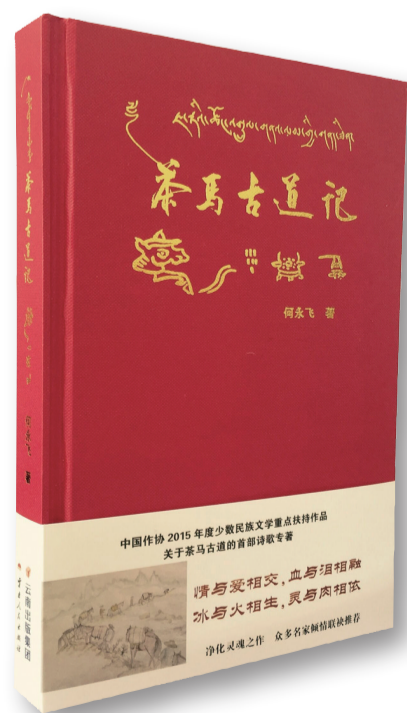
诗人俄狄小丰没有被诗歌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放眼世界,却从不怀疑故乡。是故乡之“微”使他知道了世界之“著”。“天上的太阳是大家的/屋里的火塘是自家的”,诗歌的情怀是共同的,但仅凭这一点还不够,谁放弃了故乡,谁就注定无依无靠。虽然故乡并不总是带来幸福和荣耀,但它一直是我们的身份证明。“各种庄稼和植物都能稳稳扎根/只有种下的幸福,那么摇摇晃晃”。流下酸楚的泪,浇灌故乡平静的生活。一路走来,诗人怀揣故土的荣耀、情谊和美丽,也背负故土的彷徨、邋遢和挣扎,即使背井离乡,爱和担当还是无处可逃。

从诗歌的意境意绪来说,诗人的故乡萨河洛达成了诗歌的支点。从物质层面来说,这个支点独一无二。而换成精神层面来讲,这个支点并非“绝世而独立”,俄狄小丰清楚这一点,所以写出了如下诗句:“萨河洛达,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共鸣是当然的。

无需患得患失,救赎别人与自我救赎,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虽然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即使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对于他真正知道的东西也只有很少的勇气。”在今天,让诗歌将更多的人从现实的欲望中引向内心的需要,是一件多么光明磊落的事业啊。令人欣喜的是,和一些优秀的诗人一样,俄狄小丰清楚这一点,他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勇敢探索。而更多的诗人则自以为是的,放下我们无比珍视的勇气,深陷于物质和现实的泥潭,欲罢不能。

由此,俄狄小丰想要“把生活拉进诗歌的坑里/再培上土/让它发芽/挂出浪漫的果实”。诗歌的精神应该与折中的犹豫斗争到底,诗人所写的“烧掉癫狂的家谱”当然不是现实的摹写,它指向沉疴的解除。我们继续舍弃,鼓足一再消减的勇气,从名缰利锁的现场绝裾而去。

即使真的无处可逃,俄狄小丰的努力也不会白费。已经的成绩摆在那里,不容小觑。祝愿俄狄小丰!让我们在诗歌的旅途上结伴而行!



和冷静地沉潜到宗教、政治、历史文化的根部,以紧贴大地的书写方式,将人物传奇、人情生态、人格精神还原成古朴、厚重、蕴涵着神秘原始意识的原生态文化。诗人将对世界的个人感知与民族的象征图式相互交织,个人的话语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深深的共鸣,个人的观点与族群的视阈彼此融介。

苦难意识源于人类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它作为文化创作的一个基点和立场,也反映出艺术作品在人生意识的认知和表达上所抵达的高度和深度。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强,他的苦难感受就越强。诗人“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渗入个人的生命体

在诗歌的旅途上结伴而行

——评俄狄小丰诗集《我的指路经》

□阿苏越尔(彝族)

验,重新感受那段辉煌而又饱经磨难的历史,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走遍古道,对高原生存的艰难有着切肤之痛。在诗人眼中,人类的痛苦是共同的,因此他痛众生之痛,苦众生之苦,将责任与忧患将交织,以一种全新的思维与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文化诗歌的精神内涵与审美观念,获得了另一种书写的可能。何永飞是带着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激情奔赴高原的,在雪域高原恶劣自然条件的磨砺中,他在享受着令人愉悦的生命灵魂之旅的同时,对于苦难依旧是“一往情深”。诗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去歌颂他们极限生存中的坚韧顽强,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中表达出苦难的时代特性、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马蹄印裂开的巨痛,无人感知/古道宽窄,被推上岁月的刑场/荒草狂笑,举刀斩其腰/洪水狂笑,举刀斩其腰/推土机狂笑,举刀斩其腰……古道身首异处,高原呼吸急促”(《腰斩的古道》)。这是来自生命内核的焦灼,这种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深深的忧患意识与矛盾心理跃然纸上,既基于民族的使命感,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情。他赋予了苦难以巨大的温情和悲悯,使人们在苦难面前不是黯然失色,而是面对苦难时产生对不幸命运的敬畏,还有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何永飞的诗篇是用脚走出来的,是从心灵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坐在书斋里拼凑出来的。他以无畏的精神行走在高山雪域间,超越有限的古道,引向无垠的时空。诗人不屑于玩弄形式技巧,而致力于追求内在的精神品格。在他真诚的心灵抒写中赋予了诗歌丰厚的文化关怀,在他理性目光的关注中造就了长诗内在的思想深度,在他以苦难铸就的审美理想中赋予了文本崇高傲岸的悲壮气象。通过恢弘的艺术建构,传承文化底蕴,彰显古道特色,延续历史文脉,创造了一个既灵动、深挚又鲜活、隽永的艺术境界,成为一种富有生命的意味的形式。